

中东欧国家周报

【斯洛文尼亚政治周报】

2020年斯洛文尼亚政治回顾

Helena Motoh

(2020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斯洛文尼亚】2020年斯洛文尼亚政治回顾

纵览2020年的斯洛文尼亚政坛，有两个话题不可避免：政府更迭和疫情应对。马里安·沙雷茨（Marjan Šarec）总理辞职后，扬沙（Janša）政府成立，面对第一波疫情，扬沙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并且在应对秋季的第二波疫情时加紧了部分措施。几起涉及到医疗设备采购的腐败丑闻爆发后，政府高层的形象受到了负面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批评愈演愈烈。反对派政党提出了对“宪法拱门联盟（Constitutional Arch Coalition, KUL）”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提案。联盟政党之一的退休人员民主党（DeSUS）在换届后脱离了政府，加之本届政府议会多数派势单力薄，而反对派政党势力壮大，政局可谓是非常不稳定。

沙雷茨总理辞职与政府更迭

左翼党（The Left）和沙雷茨（Šarec）政府在废除补充性医疗保险制度（supplementary health insurance system）的提议上产生了分歧，而后二者的政府外伙伴关系破裂，联合政府内部动荡。财政部长安德雷伊·贝尔顿采利（Andrej Bertoncelyj）于1月24日宣布辞职，随后，马里安·沙雷茨（Marjan Šarec）总理于1月27日宣布辞职，这也宣告了沙雷茨少数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

的终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人们对斯洛文尼亚政府将何去何从进行了讨论。大多数人认为有两种可能，即提前进行大选或由新的联盟政党组建政府。由于退休人员民主党（DeSUS）和现代中心党（Modern Centre Party, SMC）这两个小党派不想承担在提前选举中支持率下跌的风险，最后并没有提前进行大选，而是由议会政党组建新的联盟。事实上，在2018年的选举之前，退休人员民主党和现代中心党都强烈反对与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领导的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结成联盟。但在经历了政党内部斗争后，这两个政党最终同意加入联盟。与新斯洛文尼亚党（New Slovenia, NSi）的谈判对扬沙来说就轻松多了，因为该党派的前领导人柳德米拉·诺瓦克（Ljudmila Novak）现在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议员，而新领导人马泰·托宁（Matej Tonin）对于扬沙政治地位的影响远没有柳德米拉那么大。疫情在斯洛文尼亚爆发时，政府正在组建的过程中。斯洛文尼亚在3月4日有了第一个病例，在3月12日正式宣布疫情爆发。考虑到国内的健康卫生状况不容乐观，部长听证会和投票过程进行了适当简化，由亚内兹·扬沙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3月13日宣誓就职。部长职位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政府内的权力关系。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文化部、环境部等最重要的部门被斯洛文尼

亚民主党牢牢把控，新斯洛文尼亚党领导人马泰·托宁掌管国防部，现代中心党领导人兹德拉夫科·波契瓦尔舍克（Zdravko Počivalšek）掌管经济发展部。退休人员民主党领导人阿莱克桑德拉·皮韦茨（Aleksandra Pivec）继续担任农业部长，同一个党派的托马什·甘塔尔（Tomaž Gantar）担任卫生部长。

政府对疫情及腐败丑闻的回应

新政府宣誓就职后就立刻开始集中精力应对疫情。当时疫情恶化迅速，境外输入病例占多数，其中尤以意大利北部为甚，因为有大量斯洛文尼亚人在那里滑雪度假。斯洛文尼亚国内的疫情爆发则是始于小学和养老院。3月9日，大学停课，3月16日，各大中小学也停止线下授课。新政府重新组织了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了由政府 and 医学专家组成的应急小组，并任命耶尔科·卡钦（Jelko Kacin）为新的政府公关代表（government PR representative）。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战争时期扬沙是国防部长，卡钦则是新闻部长和政府代表，可以说卡钦是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这次选择卡钦作为代表无疑向公众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政府将以军事化管理方式来应对疫情。媒体和公众对此都持批评的态度。另外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传染病学专家、专家组协调员博雅那·贝奥维奇

(Bojana Beović) 博士。至于专家和政府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通常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斯洛文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动，新政府就职不久后研究所的前领导人尼娜·皮纳特 (Nina Pirnat) 就辞职了。几周后，代理领导人因为在公共场合对政府的几项措施发表不当言论被免职。随后米兰·克雷克 (Milan Krek) 成为了新的研究所领导人。公关代表们采取的措施强有力且具有权威性，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措施，在随后的封锁隔离阶段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应的成效。群众对封锁隔离的总体反应是不错的，政府采取的措施也确实行之有效，在一个月内拉平并扭转了疫情曲线。但其中有几项措施，如限制市镇当局的行动，显得有些武断，受到了公众的批评。第二次隔离封锁时，政府在落实措施过程中存在延迟的情况。克罗地亚夏季疫情形势严峻，而斯洛文尼亚在暑假结束之前才关闭了与克罗地亚的边境，感染病例涌入斯洛文尼亚，第二波疫情也随之爆发。疫情在 10 月进一步恶化，于是政府再次在几周内实施了全面封锁措施。

腐败丑闻和抗议运动

随着疫情的蔓延，医疗设备尤其是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匮乏的问题日渐严重，可以说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刚刚走马上任的扬沙政府决定将大规模采购医疗设备的任务交给商品储备局（Agency for Commodity Reserves），然而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该局人手不足，并不具备处理这样的大宗复杂采购的能力。政府决定不直接从国外的生产商或供应商处购买医疗设备，而是通过斯洛文尼亚的中介公司来进行采购。这原本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但结果却给腐败提供了可能。一些原本应该运送来的物资凭空消失，还有部分物资不适用或不具备相关证明。一个名为伊万·盖勒（Ivan Gale）的人举报，在选择中介公司时有一些政府高层介入并施加了政治压力。盖勒的证词涉及到的政客包括经济发展部长兹德拉夫科·波契瓦尔舍克（Zdravko Počivalšek）和一些右翼政客，如前欧洲议会议员洛伊泽·彼得勒（Lojze Peterle）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党（Slovenian People's Party）领导人马里扬·波多布尼克（Marjan Podobnik）。

这些涉嫌腐败的案件目前正在审计法院（Court of Audit）的复审过程中，针对这些案件，民众开展了一系列抗议运动。在实施封锁措施期间，人们举行了“从阳台上”（from the balconies）抗议活动，而后，抗议运动转移到了自行车上，即“自行车运动”（Cyclist movement）。每周五晚人们骑着自行车在议会周围集聚，抵制腐败并声援伊万·盖勒，后来抗议运动的范围扩大到了批评政府措

施。值得一提的是，抗议运动针对的是独裁的领导风格，以及对国家媒体和公共机构施加压力的行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扬沙政府一直在试图改变部分机构的领导结构。在第二波疫情和持续的隔离封锁期间，自行车抗议运动落下了帷幕，但以其他形式开展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如汽车抗议（protesting in cars）、圣诞节装饰抗议（protest Christmas decorations）等。

“宪法拱门联盟”和退休人员民主党的变革

著名经济学家约热·P·达米彦（Jože P. Damijan）联合了一群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建立“宪法拱门联盟”（Constitutional Arch Coalition）的倡议，反对派政党也加入了该倡议。达米彦呼吁各政党协力结成联盟，以防止扬沙的斯洛文尼亚民主党使斯洛文尼亚陷入不自由的状况和独裁的领导模式。马里安·沙雷茨名单党、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阿伦卡·布拉图舍克党的领导人马里安·沙雷茨、塔尼亚·菲虹（Tanja Fajon）、卢卡·梅塞茨（Luka Mesec）、阿伦卡·布拉图舍克（Alenka Bratušek）都对达米彦表示支持。他们还共同组织了一场记者会，公开对所谓的“宪法拱门联盟”（KUL）表示支持。他们还特别强调，希望联盟政党中的退休人员民主党、新

斯洛文尼亚党和现代中心党能够也加入该倡议，以防止联盟政党的现行政策导致恶果。

由于12月初领导人换届，退休人员民主党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领导人阿莱克桑德拉·皮韦茨（Aleksandra Pivec）因卷入腐败丑闻被迫下台，11月下旬曾经担任过领导人的卡尔·埃里亚韦茨（Karl Erjavec）再次出任退休人员民主党的领导人，退休人员民主党的政治立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和皮韦茨相比，埃里亚韦茨显然并不赞同扬沙的政策，于是他和退休人员民主党的议员进行了磋商，改变了退休人员民主党的方针，最终该党领导层于12月17日决定离开扬沙联盟。埃里亚韦茨还倡议对扬沙进行不信任投票，届时他将自荐成为总理候选人。反对派政党战略的改变得到了“宪法拱门联盟”其他成员的支持，但目前议会支持的票数还不够多。

结语

2020年的斯洛文尼亚政坛本来就已经十分动荡，疫情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新政府成功控制了第一波疫情，随后却在医疗设备采购上爆出大规模腐败丑闻。有人认为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会使斯洛文尼亚陷入独裁、不民主的深渊。与应对第一波疫情时相比，政府应对第二波疫情时不够及时。抗议运动传达了民众的态度，民众的态度越来越

越重要。反对派政党倡议对扬沙进行不信任投票，最终以几票之差失败，未来短期内政治局势都有可能非常不稳定。

（作者：Helena Motoh；翻译：盐芷清；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